

九十年代的
· 青春万岁 ·

徐珂 著

明天出版社

青春年华

复读生



青春年华之一

复读生

明天出版社

徐珂 著

责任编辑：李琦

封面设计：梦瑶

青春年华——复读生

出版发行：明天出版社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8 印张 148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一版 199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 7 - 5332 - 2744 - 1/I.642

定价：13.80 元

内 容 简 介

我们时时有意在爱和被爱，时时无意伤害人和被人伤害，记忆的死结，时间越过越少，死结却越来越大，并不是每天都会下雨，并不是每晚都出星星，有些事情一开始就是结束，有些事情永远难有结尾，一切都是多余，空白往往能给人想象的天地。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22)
第四章	(34)
第五章	(45)
第六章	(57)
第七章	(69)
第八章	(80)
第九章	(93)
第十章	(108)
第十一章	(123)
第十二章	(136)
第十三章	(146)
第十四章	(163)
第十五章	(176)
第十六章	(190)
第十七章	(203)
第十八章	(218)
第十九章	(230)
第二十章	(244)

第一章

你只是一个季节，
只是一张撕下的日历。

——米兰的诗

有些事，没头没尾，有些事，一开始就是结尾。

咖啡厅的灯光，与别处的灯光不大一样。这里的灯光不会像马路上或广场上的灯光一样无遮无拦，而永远那么迷离、朦胧。灯光是室内的魔术师，一下子把屋子装点成另一副模样，是壁纸、地毯或各类装饰无法比拟的。这家名为“小小咖啡厅”的灯光设计很有些古典抒情的情调，特别适合中学生的口味。加之它价格适中，冷热饮兼顾，服务也很周全，是附近中学生常常聚会或约会的地方。

米兰不常来，今天却坐在这里。

厢式靠背其实很舒服，她却总觉得硌得慌。音响里正播放着曼托瓦尼的《鸳鸯茶》，大概是老板特意选择的。米兰却认为这是曼托瓦尼最差的一支曲子。曼托瓦尼拥有无数支旋律优美的乐曲，这支节奏性过强、打击乐过多的《鸳鸯茶》，实在应该是让给詹姆斯·达斯特，或者保罗·莫里哀。

身着红色旗袍的小姐风摆柳枝地袅娜走来，问米兰要什么？她要了一杯热咖啡。小姐奇怪地眨眨眼睛，好心地问：“这么热的天，喝热咖啡？”米兰点点头。

米兰心里好不舒服。今天，实在是个倒霉的日子。一清早，她便“倒霉”了，偏巧家中没了卫生纸，还得跑到街上现买，已经预示着倒霉的征兆。下午，最后一班邮件到了，依然没有她渴望的通知书。她已经不抱希望了，分数摆在那儿，离着分数线差着20来分，但不到黄河不死心，总还抱着一线希望，能有奇迹像街头崩爆米花一样突然崩出一盆雪白雪白的玉米花来。没有。没有她的信。只有爸爸的晚报。她恨不得把信箱箱底翻烂了，仍然没有。

像是石头彻底沉进水底，再没有浮上来的可能了。米兰突然觉得自己如一连多日绷得紧紧的弦一下子断了一样，浑身上下没有了一点力气。家里空落落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下班。她的心里涌出一种难以诉说的滋味。此刻，她不想有人安慰，又盼望能有人给她安慰。她想独自把这一杯苦咖啡喝掉，又怕这份孤独带给她吞咽不下的苦涩。

她来到了小小咖啡厅。

小姐把热咖啡端上来了。米兰望望她，猜想大概年纪还没有自己大，竟无端地羡慕甚至妒嫉起人家来。她现在觉得谁都比自己强，比自己幸运，自己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了。

《鸳鸯茶》还在响着，这首倒霉的《鸳鸯茶》。

米兰闭上眼睛，逼迫自己什么也别想。事已至此，再想什么也没有用。收尾了，该像演出一样辉煌地谢幕就去辉煌地谢。该像倒破烂就把破烂倒干净完事。自己已经命中注定是处理品了，无法与那些幸运者登台亮相一决雌雄了。18年的生涯，第一次人生搏斗，她米兰是以失败者而告终的。还说什么？还想什么？

米兰双手抱着咖啡杯，并不去喝。杯很热，热气通过手心传遍全身。浓浓的香味长上翅膀一样，轻轻飘散着。眼泪从她紧闭

的眼睛里流了下来。她不去擦。她真想扑在谁的怀中大哭一场才痛快！谁呢？像小时候，扑在妈妈的怀里？现在，她见了妈妈就像耗子见了猫。自从分数一下来，妈妈一是眼泪多，二是话多，最怕的是话与眼泪一起多。妈妈一见那分数，比米兰更清楚一切都完了，希望是下三天三夜大雨，也不会有一滴意外的雨点，幸运地掉在米兰的头顶了。

米兰害怕妈妈的唠叨。自打一上学，给米兰的印象，妈妈就是唠叨。上了高三，妈妈唠叨得更是加快了频率，增多了次数。米兰放了学不愿回家，一回家，妈妈的话匣子开关就打开了。糖吃多了还腻呢，能不烦心吗？妈妈出差的日子，成了米兰的假日。米兰有时觉得挺奇怪，妈妈今年才47岁，怎么磨磨叨叨地磨豆腐一样像个老太婆呢？这个家上帝是怎么给安排的？爸爸是个扎嘴葫芦，话金贵得像金豆子，妈妈却没完没了。满屋子墙壁上都蹦她的话音和唾沫星子。有一次，米兰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浑身上下张满了无数张嘴，正冲她数落，劈头盖脑，雨打芭蕉，……一下子把她给吓醒了。

谢天谢地，《鸳鸯茶》总算唱完了。换了支曲子，哦，《小绿苹果》，依然是曼托瓦尼的。米兰挺喜欢这支曲子，很抒情，又有着淡淡的忧伤。是啊，小绿苹果嘛，我就永远是这样一个总也熟不透的小绿苹果，涩涩的、酸酸的，谁也不想摘它，更不想吃它。唉！它就那么总挂在枝头吗？季节过去了怎么办？它像我一样的焦急吗？……

“你好！”

一阵挺轻柔的声音，打断了米兰的胡思乱想。她睁开眼睛，一个年轻、个子不高、长得还算帅气的小伙子站在她的身旁。

“请问，这里可以坐吗？”

她点点头。

小伙子坐在她的对面，依然彬彬有礼地说道：“你好像有什么心事，需要帮忙吗？”

“谢谢！我没什么心事！”米兰突然反感这位陌生的小伙子，小伙子总爱关心姑娘的心事。既然人家有心事，就让人家静静地想心事好了，为什么要打扰人家的安静？这个世界，自己的事还管不好，偏爱管别人的事！

小伙子一笑：“我注意你半天了，你没有喝一口咖啡，相反哭了。”

我哭？你还笑？米兰突然觉得忍无可忍，腾地站起身来，撞得桌上的咖啡杯不住地晃。她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出咖啡厅，把这个多管闲事的小伙子甩在身后。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街灯早已亮了，正是下班的高峰期，车水马龙，十字路口熙熙攘攘，像开了锅。喧嚣声伴随着三伏未尽的燥热立刻浪头一般打了上来。不过，米兰感到心里痛快了许多。人在苦闷的时候是需要发泄的，否则就会越积越满以至爆炸。上帝派来了专门为米兰发泄的对象，就是那个小伙子，谁都喜欢自己永远是宠儿，永远是胜利者。在刚才腾地起身、转身、甩身一系列动作中，米兰俨然是位胜者、是位骄傲的公主。这样的举动，米兰已经不是第一次。18岁的米兰并非长相多么出类拔萃，单眼皮、尖鼻子、厚嘴唇，都是姑娘尽量想遮掩的地方。但她身材极好，细细的、高高的，因此总能鹤立鸡群，引人注目，让那些三围宽阔无比或腿短且粗不敢穿裙子的女同学羡慕得要命，也嫉妒得要命。

没过多久，米兰就泄了气。自己是个败者嘛，何必装出一副公主的样子，拿一个陌生人撒气呢？自己好可怜！“白长了一个大个！除了做衣服费布，你还能给国家做什么？”这是妈妈经常叫板的词儿，也没什么新鲜的，却百说不厌，越说越长个儿。有

时米兰真想反驳一句：“妈！您甭一口一个国家，好像您多爱国似的！你自己给国家做什么了？”话到嘴边，常常咽了回去。因为她知道自己这句话一说出口，能烧香引出鬼，引出妈妈又一堆唠叨等着她。

唉！总想妈妈！总摆脱不开妈妈的影子！米兰竭力不让自己去想，偏偏像皮球一样踢出去，又撞回来。

上哪儿呢？米兰不想回家。这时候，正是妈妈下班回家的时候，一听说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泪水与话语一起滂沱泼洒而来，真让人消受不了。好像不是自己而是她要上大学一样，妈妈就是认准了大学这棵树，非让自己和她一起在上面吊死不成。米兰猜得出今儿晚这出收尾的压轴戏非得是妈妈先以“痛说革命家史”为开场，然后历数她们单位谁家谁家孩子水浒一百单八将如何如何出息，考中哪里哪里大学，最后数落自己是怎么怎么不听说，老贪玩不认真复习，就会长傻大个，就会顶嘴，就会花钱……怎么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了吧？……不如此今晚是落不下幕了。

能使妈妈闭嘴，破涕为笑的，只能是今天有一张录取通知书，哪怕是三类再次的一所大学呢！

上哪儿找去呢？

米兰真想那张纸、盼那张纸、又恨那张纸！那纸太沉、太沉！竟能系着自己一生的命运！竟能说明自己18年的生命！那是一张什么样的纸呀！世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纸！她希望把世上所有这样的纸统统撕得粉碎！

像没有缰绳的马四处散逛一样，米兰漫无目的在大街走着，汗水已经浸湿了她连衣裙的后背。没有目的、没有陪伴，独自一人走在闹市的夜晚，滋味并不好受。什么都不想，什么又都想。没有人能理解你，又渴望有人能理解你。怕碰见熟人窥测到心底

的秘密，又想碰见朋友倾诉衷肠……矛盾着、交织着，伴米兰不知走过了几条街。

夜市已经陆续开张了。卖西瓜的、卖冰镇汽水、可乐的、卖羊肉串、羊杂碎汤的……——粉墨登场。街头立刻飘散着各种各样的香味，混杂着人们身上的汗味，姑娘脸上优等或劣质的、进口的、合资的、或冒牌进口的香水、化妆品的味道，一道把大都市夏夜的空气熏得昏昏欲醉。

“姑娘，来串羊肉串吧！”

“小姐，来瓶百事可乐吧！真正美国进口的百事可乐！”

……

米兰无动于衷，任听他们百灵鸟翻转歌喉一样叫卖着。衣袋里有十几元钱，还是今年年初自己过18岁生日时，爷爷给的钱。她知道这是最后的钱了。她不会再有脸面朝爷爷要钱，妈妈更不会给一个快让她整天给数落熟的女儿的零花钱了。以后，怎么办？自己挣钱？还是再听妈妈数落一年，重新复读一年，再考一次？像范进一样不中举誓不罢休？……米兰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像沉沉的夜空。

这时候，米兰心中忽然涌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委屈。她直想哭，直想能够像童话中讲的那样，突然有一个能够帮助她的白马王子或七个小矮人之类的，出现在这熙熙攘攘的街头，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只有他们，才能宽慰自己、帮助自己，给自己以力量，渡过18年唯一一次的难关。

在这一瞬间，米兰才清醒地意识到，原来人是这样脆弱，这样惧怕失败，惧怕孤独。她也才明白，从坐在咖啡馆里开始，她便渴望见到他。

他，一个男子汉宽阔的肩头。

他刚刚来到班上过的第一个元旦晚会上，他表演了一个节

目，朗诵的竟然是这样一首诗。大家听了都止不住乐了，说他朗诵的是幼儿园的儿歌。但他似乎忘情而投入，浑厚的嗓音格外动听，眼睛里只闪动一下晶莹的泪光。我相信只有我注意到了。米兰当时就这样想，并觉得好像才认识他一样，又觉得没有认识、太难认识他了。

如果今夜突然起风，
不要害怕，妈妈
我是家里的男子汉

我已经六岁了，我是男子汉
我会举起长长的陀螺鞭子
把不听话的风，
赶到
没有灯光的角落
让它罚站

爸爸走了，走了整整三年，
妈妈，你不要发愁
我是男子汉
我会用爸爸使过的锯和斧
给你劈开生炉子的柴

男子汉就是要有出息
妈妈你也有一个有出息的儿子
如果你收到一封
从天上拍来的电报

那就是你的男子汉
要摘来一颗星星
照你干活到很晚很晚

诗不长。米兰知道这是诗人傅天琳的诗。她还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呢。他朗诵完便回到位子上坐定，不再说话。米兰的目光却一直停留在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

男子汉。他肯定考取了。分数摆在那里，超过了分数线。只有他，米兰不嫉妒。米兰有时嫉妒任何人，只除了他。

此刻，她真渴望见到这个男子汉。这个自六岁起便长成的男子汉。她才明白心实在是张 pH 试纸，容不得半点欺骗和遮掩，立刻显影清晰自己此刻的所思所念。

可是，茫茫人海，万头攒动，唯独没有他。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怪，想见到的越发见不到，想得到的越发得不到。

米兰不知不觉来到护城河旁。这条河，皇帝在时曾是一条玉带河，飘金荡玉，经风光一阵子。因为凡是过不得河去的，只要一过了河，便贴近了皇宫哩。如今，这条夏天既不能游泳、冬天又不能滑冰的混浊的河，给这座城市难得增添什么景致了。夏天的夜晚，这里蚊子多，来得人便愈发稀少。米兰却走到这里来了。大约这里格外静谧，是大都信得寻觅的一角吧？

河对岸便是一幢幢高建筑。每一个方格子里亮着一盏灯，每盏灯里有一个故事。一定也有像我一样没有考上大学的可怜虫。米兰望着那些像火柴盒一样的方格子想。

也许，我不该这样悲观。不就是那张纸嘛，我不可能什么都占有，但不可能什么都失去。我最珍贵的、最令人羡慕的还有我自己 18 岁的青春。这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我还可以从头开始。我还有时间。我不相信自己就是个彻底失败的可怜虫，像

拳击台被击倒的、爬不起来的、嘴角淌血的失败者。不是！我不是！别这么轻易认输！

米兰轻轻抬起了头。对岸不知哪个窗子里传来一阵歌声，声音含混不清，但米兰还是一下子便分辨出来了，是那首《大约在冬季》。“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请别为我哭泣……”那轻柔而哀婉的旋律立刻在米兰心中打起一个热浪头。

那天晚上，他唱的正是《大约在冬季》。

她没有迎来再一个冬季。一切就结束了、消失了，不太过早了吗？

米兰突然变得倔强起来，像个好斗的小公鸡，竖起鸡冠，抖起翎毛。

他的嗓子真好

他什么都好。他几乎没有了缺点。天呐！连妈妈第一次见到他，竟也这样认为！于是，紧接下来，是我哪一点都不好，几乎没有优点。这就是妈妈对比的结果。

现在，他还是那么好吗？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他帮助、鼓励的时候，他不在了呢？莫非他消逝在这漠漠夜空，融化在这阵阵热风中了么？

想到这儿，米兰格外伤感，和没拿到录取通知书一样伤感。

就在这时候，远处传来了呼唤她的声音：“米兰！米兰！”是浑厚的男高音。是他？真的是他？还是自己一时的幻觉？米兰禁不住回过头张望。她想如果真的是他，那么以后的一切便还有救。她特别信这冥冥中莫测的征兆或者说是命运。

然而，不是。走在她面前的是亚非和他的妹妹亚欧。

米兰大失所望。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亚非总是这样像大哥哥

样，似乎他拥有这份可以随意批评自己的权利。

“你爸爸、妈妈下班回家见不着你人影，左等你也不回来，右等你也不回来，可急死了！晚间新闻都过了，他们到我家里，这不，我们和你爸爸、妈妈四下找你呢！”亚欧不说，米兰也明白准是这么回事。他们两家是邻居，她和亚非、亚欧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爹妈只要一摸不准米兰的脉，就去敲人家的房门，仿佛人家是抓药的药房。

“兰兰，你太让人着急了！一个人跑到河边发什么呆呀！”亚非依然忘不了带有关心的责备。

“你们以为我要自杀吗？放心！甭管是‘自挂东南枝’，还是‘举身赴清池’，都不会！”

米兰这么一说，他们俩都笑了。

不是未曾没想到过死。不过，到最后还是没有勇气完成这一壮举。生命，是爹妈给自己最好的礼物，米兰怎么舍得丢下呢？她不是那种经不起一点挫折的女孩子。她只是需要调整。死，对于她还过于遥远，还只是一个世上重复了多少遍好玩也好笑的游戏或意念。

说到底，米兰还只是一个 18 岁的小姑娘。

“快回家吧！别让你爸爸妈妈替你着急了！”亚欧挽起米兰的肩膀，亚非搂住米兰的肩头，陪着她一起向家回去。回去，等待米兰的是什么呢？不回去，这一夜能给予米兰什么启示或希望吗？

米兰的步子一下子格外沉重起来。

但是，无论怎么说，她还是非常感谢亚非和亚欧的。他们到底是自己童年的好伙伴。

那一晚，星星真多、太亮。

第二章

人到更年比人到中年更难过

——米兰母亲姚欣的感叹

就差报警了！

米兰的母亲姚欣焦急万分。都说闺女是娘的连心肉，似乎到这时候姚欣才感受得格外清晰。下班便急匆匆赶回家，挤下公共汽车已经浑身是汗，跑上楼又是一身汗。推门一看，女儿没在家。她就知道没戏了。今天最后一批在学通知书肯定没有米兰的份了。待她闻到一股呛人的气味，跑到厨房一看，煤气灶竟然未关，蓝蓝的火苗一直肆无忌惮地在灶眼上跳舞。她彻底证实了这种判断，而把刚才脑子里一闪或许是到同学家报喜的念头彻底排除了。幻想，她与自己的女儿一样还抱着幻想。而现在幻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她也彻底垮了，背上一阵阵发凉。

天黑了，晚饭做好了，女儿还没有回来，姚欣有些着急了，先给楼下的亚非、亚欧家打个电话，米兰没在他们家；又给米兰几个要好的同学打了电话，都说不在。最后，往爷爷家打了电话，也说不在。姚欣心头蓦地掠过不祥之兆，乌鸦翅膀般忽忽闪过，眼前顿时一片昏黑。米兰别是想不开，跑出去出什么事吧？她赶紧又拨了一个电话给楼下郑家，嗓音已经禁不住悠悠发颤。没过多一会儿，亚非、亚欧兄妹俩撂下饭碗跑上楼，劝着姚欣别

着急，便和姚欣一起跑下楼，分头寻找米兰。

该找的地方几乎都找遍了。平常米兰爱去的商店、书店、背外语的街心小花园……就差到派出所报警了。忽然，姚欣想起米兰的同学那个小伙子。那是米兰过 18 岁生日，他们折腾了快半夜方才意犹未尽地散去。如果不是那天米兰的爸爸一再劝她：“兰兰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18 岁的生日，由着她的性子让她尽情一次吧！”她早就冲进房门，把他们都像赶小鸡一样赶跑了。是鬼归坟，是神归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儿又吵又叫又唱又跳！姚欣忍住了，想想丈夫的话也对，自己 18 岁哪曾过过这样的生日。那个过于遥远的日子，连个影子都想不起来是怎么一回事了。

第二天，米兰就病了。这就是折腾的结果。下午，这个男孩子来找她借磁带。姚欣似乎忘记昨天见过他，格外仔细打量了他一番。中等身材，魁梧结实，方脸大眼，高高的鼻梁，人长得精神，浑身洋溢着只有这种令人羡慕年龄的青春活力。姚欣相信自己的眼力，这一定是班上那种学习不错、威信又不错的男孩子，而且一定又是那种讨女孩子欢心而追求的目标。姚欣的论断没有错，她从米兰见到他的眼神一下子就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小说伙子借完磁带走后，米兰说她像审贼一样审问女儿，最后以她同女儿一样的大叫和眼泪而告终。

会不会到他家去了呢？可惜，姚欣连人家的名字都没有记住，更不用说人家住在什么地方了。不过，当小伙子突然电光一样在脑子里闪现，姚欣要报警的心稍稍平稳一点。“您呀！尽瞎操心！又操不到点子上！您是不是到了更年期了呀！”这就是女儿对母亲说的话。真是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的孩子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

姚欣不再像没头苍蝇一样四下乱找乱撞，独自向回家的路走